

天涯诗海

旧书包与新书包

■ 张文美

一根扁长的肩带
弯过岁月的沧桑
粗糙的外表泛着懵懂的新时光
多年前,父亲
送给我这件独特的礼物
叮嘱我运回知识和书香
我用它塞满年少轻狂
装进老师的谆谆教诲
后来,父亲将这个旧书包珍藏
他说,这是咱们家的粮仓

如今,我活成了父亲的模样
把崭新的书包送到孩子手上
寄托着新一轮的奔赴与成长
让孩子背在肩头
带回学校课堂
我在晨光里一次次目送
愿这件小小的行囊
让滚烫梦想的留白
一点点被填充、丰盛,同时
挥笔续写那些未写的篇章

路是躺下的碑

(外一首)

■ 李全伟

流云压低雪峰
独库公路横卧天山腹地
每寸沥青都刻着无字的碑文

烽烟守着旧时戍歌
古道留马孙迁徙辙迹
戈壁长风,翻读千年往事

钢钎撞碎岩层
旧手套蒙一层石粉
汗水坠下,融进陡峭山壑

碑是直立的路
路是躺下的碑
百里独库,承载一生奔赴

车灯牵起流动星河
翻过冰达坂,漫过青坡
一山温柔,抚平嵩山坎坷

我俯身轻触路面纹路
斑驳深浅,皆是滚烫风骨
敬每一位无名开山行者

天山之刃

流云压低冰峦
一千二百里寒锋
横卧巍巍天山

长道击破岩层
一剑贯通南北疆
千年山海自此相望

一座座烽烽遥望边关
旧日驿道
车辙隐入荒芜土地
一阵长风
翻阅岁月起落的过往

钢钎撞击群山
征衣落满寒霜
热血融进山道的层层弯折

天山之刃,劈开层峦叠嶂
牵起两地烟火
长路是大地刻下的刀辙

车灯划破夜色
弯道翻越冰封山壑
清风抚平开山坎坷

轻抚路面斑驳
每一处起伏轮廓
凝着将士滚烫的魂魄
这一辆天山长刀燃尽凡人烈火

百家笔会

渔樵耕读之乐

□ 陶诗秀

■ 羁鸟恋旧林,守拙归园田。带着半生阅历回归旧园,又以田园生涯抚慰了半生身心。那是生命的沉淀与安顿,出入红尘之后的回归。

午后的湖边。 蒙海龙 作

渔樵耕读,是古代士人退隐田园、淡泊自如的心灵向往。这种向往,在吾乡农家生活里,乃是祖祖辈辈的日常。而年少离乡,奔波半生之人,倘若六七十岁回乡,仍有儿时玩耍的田园可供悠游,不亦快哉!

● 渔 ●

捕鱼不如钓鱼,钓则在乡野居处四旁,池塘、溪流、水渠,闲时便去钓。水中无非粗鱼、鲤、鲫、鳊、鳊、鳊、吴郭鱼、草鱼之类。钓具亦粗简,一支鲫鱼竿,或细桂竹亦可,尼龙线十数尺,两钩一浮子,饵是在菜园挖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每当此时,校园里总会响起“开学第一课”的铃声。这充满仪式感的启蒙时刻,并非今时独有。回溯千年,在私塾书斋、太学泮宫之中,古人早已将“开学第一课”打磨成承载文化基因与教育智慧的经典仪式,每一个环节都浸润着典籍的墨香,每一句训诫都闪耀着先贤的哲思。

古代的“开学第一课”,始于庄重的“入泮礼”。《礼记·王制》有云:“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泮宫”本是诸侯举办大学的场所,后来“入泮”便成为学子入学的代称。这一仪式绝非简单的报到,而是一场精心设计的文化洗礼。新生需身着青衿,在先生的引导下跨过泮桥,象征着从此踏入知识的殿堂。随后,学子要向孔子画像行“四拜礼”,一拜孔子传道授业,二拜先生辛勤教诲,三拜同窗互助共进,四拜父母养育之恩。在这一次次躬身行礼中,悄然植入学子心中,让他们明白求学先修德,做人方为学之本。

“正衣冠”是“开学第一课”中极

美食随笔

三汤解暑尽,一朝凉初透

□ 简兮

入伏之后,暑气蒸人,人也仿佛失了精神。这时候,山珍海错也失了诱人的味道,而老祖宗留下的“夏日三汤”,却能让人暑气顿消。

最寻常的,首推绿豆汤。现代有诗云:“炎天防暑善清凉,灶上一锅绿豆汤。”这诗写得直白,却将那家常的温馨,一展无余。记忆里的绿豆汤,是要用瓦罐,小火慢慢“煨”出来的。看那碧绿的豆子在水中翻滚,渐渐开了花,汤色也由清转浑,染上一层温润的赭红,盛上一碗,撒些冰糖,放凉了喝,入口是沙沙的、糯糯的口感,一股清甜直透心脾。正如诗人杨潞儒在《绿豆汤》中所言,“解毒清心胃火消”,一碗下肚,似乎五脏六腑都被那清凉洗过一遍。

若论风雅,酸梅汤莫属了。这汤的前身,或许是南宋《武林旧事》里提到的“卤梅水”。到了清代,郝懿行的《都门竹枝词》写得最是生动:“铜碗声声街里唤,一瓯冰水和梅汤。”每每读到,耳畔便仿佛响起了那悠长的叫卖声,齿颊间已泛起了酸酸的津液,这才是真切的“望梅止渴”。

酸梅汤的制作很简单,乌梅、山楂、甘草、陈皮,再加入桂花、冰糖一起熬制的。汤汁色泽透亮。喝前冰

的蚯蚓,或者吃剩的蒸地瓜。

不求大鱼,不求多获,不求快速,因人生大半已过,尽可休闲。

绿竹旁,烟波里,一竿一鹭,白鹭鹭相伴。水光波影,万籁俱寂,唯见浮子沉浮。如此身心放松,半日可销。

所取无非两三尾,施施然携之而归,热锅煎之而红烧,鱼香四溢,酱汁浇拌米饭,足可再啖半碗。

恰有宾客,正好小酌,佐以鱼肴,讲些兴废,聊些闲事,不觉一日已过。

● 樵 ●

斧斤丁丁,只因家中还有大小灶

两口。柴薪取自住家周围,竹子最多,随时去取,不虞匮乏。以长柄镰刀割取观音竹十数支,拢成大把,抱于腰侧,慢慢拖曳归家,如此走过一路也扫除得干净清爽。

有时也砍锯相思树、尤加利树或榕树徒长的树枝。若有几棵老茄苳,不忍砍伐,因实在爱其树形,爱摸其树皮。樵木抽竹,只取其老者余者,以此维持树竹姿态,晨晚有得观看,鸟雀也可安乐其中。

所樵粗柴铺晒于稻埕,半干时制成灶薪,整齐堆于檐下,木香竹香轻漫,观之也具美感。当冬,坚韧之竹修去枝节,晾干后用来编造篱笆,是一年里的大工程。有陈年寿尽或蚁蚀虫蛀的树根竹根,闲时也拿来打磨,慢慢制成简拙的摆设。

烧火时,柴薪在灶里哗哗剥剥响动,干香的烟味很是迷人。若是一截麻竹入灶,常常期待闷在竹节里的空气受热膨胀,破竹发出砰声巨响,是孩童时代期待的惊喜。有时也在余烬里搁几只地瓜,或两颗冬橘。傍晚时分自烟囷里缓缓飘出的炊烟,那种永恒的安适,最能抚慰心灵。

● 耕 ●

年老乏力,耕田不必太过,如同老田地,亦需休息。田只耕一两分,日常粮菜足用即可。若有余地,尽可漫洒油菜、萝卜,除了爱吃,也喜欢看花开时千百只黄蝶白蝶飞舞的景象。

园圃有虫有蝶,生机盎然;草盛豆苗稀,粗耕是常态。养一黄牛,慢吞吞拖犁翻土,让白鹭鹭、黑鸟秋盘旋身旁。如此半日翻完土,吆喝驱牛十数声,老嗓顿开,胸臆舒畅。翻开的泥香充斥鼻腔,赤脚踩踏田土,也得按摩运动之效。

所种多为自小熟习之物,稻、玉

米、地瓜、南瓜,屋角田边自行长出木瓜、西红柿,任其开花结果。偶逛镇街,见菜市场种苗行有新奇的蔬果,也购数株试种看看。

唯老来萧散,慢耕粗放,田园荒芜,渐有野意。常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未必日日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野草蔓蔓无妨,供黄牛悠悠然嚼食反刍;园中多虫亦可,任几只土鸡欢欢然觅食。蔬果多遭虫咬鸟啄,捡其余而充盘餐。杂草当中,亦多有野菜、药草,随摘随长,足供整年之用。

● 读 ●

父祖辈居乡日常常读报纸,藉新闻以闲谈。然因老来视力日衰,报纸字体甚小,常只读标题。我若老归田居,不求多读,只求符合性情的几部书。道德经、金刚经、庄子或圣经,里头故事好,语言亦好。读书想必多在夜间,闲坐藤椅,几旁置热茶一杯。读至高兴处,尽可起身朗诵,或略酌酒,以助读兴。

偶尔想起年轻时所读有感,急急翻寻,或见书页写有当时所想,亦自好奇追溯自少时壮年至老来思路之易与不易处、思之证之,亦可消磨半日。

一年读一两部小说,偏爱闲冷的调子,但也常常未必全能读完。桌边若有沈从文《边城》、川端康成《古都》之类温良文字,足供慢读消闲。陈冠学的《田园之秋》是耐看的散文,桌上会摆一本。偶尔有朋友带来新书,亦随意翻看,待他下次来访可资谈兴。

以上,在我自小生活的乡野,多少像这样的人,少小离家老大回,渔樵耕读度余生。羁鸟恋旧林,守拙归田园。带着半生阅历回归旧园,又以田园生涯抚慰了半生身心。那是生命的沉淀与安顿,出入红尘之后的回归。

幼的蒙童,先生则会从《弟子规》《千字文》讲起,教他们“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将孝悌之道作为求学的根基。在山西平遥的一座清代私塾里,留存着一块“训学碑”,上面刻着“凡为学者,当敬师友,勤学业,戒嬉戏,节用度”,寥寥数语,却是古代“开学第一课”最朴素的教育准则,让学子在入学之初便懂得敬畏、勤勉与自律。

时光流转,古代的“入泮礼”“开笔礼”虽已不再是现代开学的标配,但其中蕴含的教育智慧却从未过时。古人将文化传承、品德修养融入“开学第一课”的每一个细节,用典籍的力量为学子照亮前行的道路,让他们在仪式感中感受求学的庄重,在训诫中领悟做人的真谛。如今,当我们回望古代的“开学第一课”,看到的不仅是一场场古老的仪式,更是中华民族对教育的敬畏、对文化的坚守。那穿越千年的墨香与训诫,依然提醒我们:教育的本质,永远是“立德树人”;求学的征途,永远是先学做人,再求学问。

琼岛风情



□ 魏有恒

每年的农历七月初七,是海南七仙温泉嬉水节。许多商户在这个时间向群众和游客兜售嬉水的工具,有各种大小的水枪、嬉水盆、防水服,还有手机防水套……大家想到和没想到的各种嬉水装备,商户都先想到了,生意做得格外开心。

开幕式的主会场在节日的发源地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保城镇。当主持人在七仙文化广场上宣布嬉水活动开始,聚集在广场周围成千上万的群众和游客立即被带入欢乐的气氛中。

随着嬉水的歌声在七仙广场激越地响起,地面上的电动水柱从地板上呼地冲上天空,雪白的水花从天而降,落在人们的身上,带来七仙岭热带雨林的祝福……人们身体内最快乐的细胞惊醒过来了。即使平时性格内向、不苟言笑的人,也会被勾起那原始最纯粹的欲望,脸上露出孩童般的笑容,加入到嬉水的人群。

大家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水枪、水盆,将水相互泼向对方。纯洁的水花在不分肤色、不分地域,不分男女老幼的身体上绽放。广场上的乐曲声、泼水声、欢笑声、尖叫声响成一片,七仙广场顿时汇成了欢乐的海洋。

七仙广场上如此,其他的街区也不分伯仲。街道边,一群穿着短袖的青年人中,有人吹着“呜呜”响的牛角,有人举着彩旗,其他人提着水枪,奔跑着向另一群穿花衣裳的青年人冲去,对准对方就射水。对方也不甘示弱,眯着朦胧的眼睛用水回击……经过一阵混战,那群穿花衣裳的青年最终被猛烈的水柱射得毫无还手之力,只好“狼狽”撤退。这时有旁人介绍,吹牛角的那群青年人,三亚来的,去年泼水输给了那群乐东的,很不服气,今年来“复仇”了,游人们被逗得哈哈大笑。

街角一游,一位头发花白的男人,与一个稚气未脱的孩童正在嬉

笑着,相互用水枪射水,看得出这是祖孙俩。孩子不停地扣动水枪的扳机,细小的水柱射在阿公的脸上。阿公一边笑,一边用手抹着脸上的水,也用水枪还击,水珠不时洒在孙子身上。孙子被水淋到,发出更加快乐的喊叫声。

在嬉水的人群中,还有玩得特别疯狂的女子。一商户老板娘,在家门前用水管接通自来水,将水注进一个大塑料桶内,向嬉水的人群提供水源。她自己也手端水盆,加入嬉水的行列。玩得最激烈的一刻,是她一人抵抗两名游客的进攻。她的衣裳从上到下全部淋透了,湿答答地滴着水,却毫不退让,越战越勇,直到游客们被她淋得不敢而逃,她才作罢。

每年的嬉水节,都有不同的嬉水故事在这里上演……其他丰富多彩的活动也在节日前后几天火热进行,让四面八方的人群和游客在这里感受到那浓郁的黎苗风情。

四季月亮

□ 江河

春天。月亮湿。
雨水多,月亮从云缝露出来,带着潮气,像刚从井水捞起白瓷碗,碗沿挂水珠。春夜走田埂,月光落新翻泥土上,土深褐,照出一层亮汪汪水膜。

有一年清明在徽州山村过夜,入夜起雾,月亮隔雾看毛茸茸,像一颗发毛桃子。檐下雨滴嗒嗒落,月光混雨声,不像是从天上照下来,倒像从地底下渗出来的。

夏天。月亮热。
黏稠稠挂槐树顶上,像一块融化冰糖,淌蜜黄色光。蝉声在月光里不歇气地叫,晒一天石板路还温,月光铺上面,像铺一层薄绒毯,踩上去软绵绵,带暖意。巷子里有人搬竹床出来睡,蒲扇啪嗒啪嗒响,月光落光膀子男人身上,照一层汗珠,亮晶晶。

小时候长江边过夏夜,躺凉席上看月亮。月亮大得出奇,像明晃晃的盖子扣江面上。江风顺河岸吹,把月光吹皱,碎银似的晃。远处有船经过,汽笛闷响一声,月亮抖一下,又圆了。

秋天。月亮满。
饱满,澄黄,像熟透柿子挂半空。桂花正开,月光在桂花香里泡一夜,早上闻都是甜。秋夜月亮最听话——该圆圆,该亮亮,不偷懒,不要赖。走河边月亮跟,站桥上月亮停桥洞里。你走它走,你停它停,不惊不乍陪着你。

有一年中秋游绍兴,朋友后院有一棵老桂树。他在树下摆一张桌,两碟月饼,一壶黄酒。月亮从桂树叶子里缝漏下来,落他肩膀上一片一片碎光。我们没说话,偶尔碰杯,酒温,月凉。

冬天。月亮薄。
冷白,像一张没写字的信纸。冬月光没分量,落地上薄薄一层,一脚踩碎,碎得无声。雪后月亮最好看——天地都白,月亮像一只没点火的灯笼,悬半空,白得发青去。屋檐垂冰凌,月光穿过去,折一点淡淡蓝。

腊月有一回坐夜班车,田野白,村庄黑,月亮斜斜挂着,像一块没熔铁,冷冷冷天边。车厢里大多人都睡着,只有月亮醒。它在车窗玻璃上印一道不深不浅光痕,我伸手摸,凉。

四季月亮,看着看着变。春雨里毛月亮,夏夜热月亮,秋日满月亮,冬夜冷月亮。说到底同一个月亮,从不失约,也不言语,照田埂湿泥,照槐树热蝉,照桂花洒沉落花瓣,照夜班车窗薄光痕。